

# 我和我的数1班

文 / 数1 林润亮



数学系1991级数1班，在清华大学众多班级中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集体，却是我人生中最为看重的集体，大学生活仿佛昨日，数1班同学们入学时的张张笑脸还时常浮现眼前。

## 初入校园，闹了笑话

我是从北京市牛栏山第一中学保送进清华的，1991年7月到清华大学报到，参加骨干培训班。报到当天，我就感受了校园的“美丽”和“巨大”，原计划几天后朋友开车把自行车拖运来，我当即决定不等了，第二天我从顺义把家里的自行车直接骑到了学校（大概用时4小时）。数学系当年只招收一个班，就是我们数1班。迎接我们班其他同学的那天，我第一次蹬三轮车，我带着几名同学和他们的行李，在校团委前的下坡路直接撞到了树上。我的舍友余春峰到现在还一直拿这个事嘲笑我。当然，我现在已经能够很好地驾驭三

轮车了。据说，不少清华学生是在迎接新生过程中，学会骑三轮车的。

第一天上学的早上，我作为班长，和我们班的学习委员朱峰一起站在文科楼的东侧路口，只要看到我们班的同学就提醒他们：文科楼就在这里。这时，有个外班同学，大概觉得我们是指路员，跑来问“医院”在哪里。我告诉他，从十食堂路口向西，顺着路再向南，就可以看到有“红十字”的大楼。那位同学犹豫了一下，说：我不是去打针的“医院”，是去上课的“医院”。我这下可懵了，只好说对不起，不知道。事后才晓得，学校除了有打针的“医院”，还有一个不打针的“一院”，就是我们的“清华学堂”。

## 艰苦的军训，难忘的暑期劳动

我们上大学的时候，军训安排在大一暑期，先是一周的军事理论学习，在校内进行，之后三

周在昌平防化学院军营训练。记得在军营训练时，同学们要在盛夏的骄阳下站军姿、练正步，军装上的汗水变成了盐粒，同学们还要比赛，看谁的颗粒大，多么无聊的话题啊，但在那时也是一件乐事。另外，军训期间的伙食实在是个考验，同学们都不怎么适应，特别是南方来的同学，顿顿馒头伤不起，但最后也练出来了。军训期间，每个饭桌有一个值日生，因为饭桌上的菜是不多的，所以值日生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本桌抢来看不到豆子的豆汤。

大二暑期，我们有一个月要在学校劳动锻炼。数1班的任务是在后勤老师的带领下，给近春园宾馆边上的草地除杂草。记得我们劳动之前，那是一片草地中夹杂着不多的杂草，等我们劳动了几周后，那里就成了片片斑秃。具体怎么劳动的，已经记不太清了。印象最深的，却是劳动期间每天晚上我们在宿舍的扑克时间。数1班的同学，有格外地集体娱乐精神，能将两副牌的游戏扩展到四副牌，还创造了自己的规则，那是一段开心快乐的时光。

## 男团第一，“一二·九”合唱

学校每年秋季都会举办“新生运动会”。我们系人不多，重在参与。然而没有想到，我们班的余春峰长跑拿了第1名、谢广明长跑第4名，何长虹跳高拿了第1名、我参加的三级跳远得了第2名。闭幕式公布团体分数时，只有一个班的数学系获得了男子团体全校第一名。同学们兴奋

不已，那个奖状一直贴在27号楼403的门上好几年，只可惜没有拍照留念。

“一二·九”合唱比赛，我们数1班决定唱《在太行山上》和《社会主义好》两首歌。副班长何长虹请他的妈妈帮我们复印了歌谱。我利用高中时的合唱经历，将我们班的同学分成了两个声部，在两个宿舍里分别练习，之后再合在一起练。比赛的前一天，我们搬进了新的宿舍楼27号楼，同学们忙活了大半天，晚上本想再合练一次，结果，主题变成了庆祝搬家并预祝演出成功。比赛当天，上舞台前，系高年级学生会干部告诉我：之前联系的钢琴伴奏不来了（其实也没有一起排练过）。于是，我作为指挥，只能带着大家无伴奏合唱了，也不知道评委给了多少分。记得外语系唱的是《铃儿响叮当》，英文版哦！

## 一个班级，两张毕业照

在学校将本科教育学制从5年制向4年制转换的过程中，数学系是较早开始转换的。数1班约有一半同学保持本科五年毕业，另一部分同学四年毕业。所以数1班的集体毕业照实际上是在1995年和1996年分两次完成的。

## 后记

本科毕业二十载，数1班的同学在世界各地，从事着不同的职业，各自努力着。祝愿同学们大展宏图，愿数学系蒸蒸日上，愿母校发展得更好。



# 数 一 岁 月



再忆往昔 | The Tsinghua People

再忆往昔 | The Tsinghua People